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春秋配

第三回 姜老圖財營販米 賈婆逼女自斲柴

且說羅郡中奎星街，有一姜公。名韻，表字德化。為人良善，處事老誠。娶妻劉氏，賢慧端莊。生下一女，因月間缺乳，覓尋奶娘代為撫養這女兒，起名秋蓮。長到十五歲上，真個是身材窈窕，容貌端方。不料母親偶染時疫，竟而亡故。時下秋蓮，幸有她奶娘晨夕陪伴。姜公因無人料理家務，又繼娶了個二婚賈氏。這賈氏存心不善，性情乖張，礙著丈夫耳目，勉強和順。一日獨坐房中，暗自思量道：「我自從嫁到妾門，並未生下一男半女。只有丈夫前妻，撇下一個女兒，從小嬌養慣的，唯在房中做些針線，一些雜事並未一件替替老娘。平日說她幾句，我丈夫又極護短，不許囉唆。我常懷恨在心，又不好說出口來。若是我親生女孩，自然有一番疼熱，她是旁人生的，終不與我一心。幾次要磨難於她，只是無計可施。這卻怎麼了。哎，既有此心，終有那日。」正在自言自語的時候，忽聽丈夫敲門，慌忙答應道：「來了。」開開門，迎著面說道：「今日你回來，為何這等慌張？」姜韻道：「婆兒你哪裡知道，運糧河來了一樁買賣，我已僱下車輛前去裝米。急取銀兩口袋來。」賈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去取來。怎不與女兒說聲？」姜韻道：「三五日就回來，何必說與她知。我去後須要小心門戶，不可多事。」賈氏答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何勞吩咐。」

打發丈夫出去，把門閉上，轉回身來，坐在房中道：「趁老頭兒不在家裡，不免叫女兒出來，挫磨她一番。她若不服，飽打一頓，出出平日悶氣，有何不可。」遂高聲喊叫道：「秋蓮哪裡？」這秋蓮正在閨中刺繡鴛鴦，忽聽母親呼喚，急出繡房，應了一聲。只覺喊叫聲音有些詫異，未免遲遲而行。又聽賈氏大叫道：「怎麼還不見來，氣殺我也。」秋蓮聞聽，遂叫聲：「奶娘快來。」奶娘走來問道：「大姐為何失驚呢？」秋蓮道：「母親前邊發怒，怎好見面。」奶娘道：「雖然發怒，哪有不見之理，小心過去才是。」秋蓮膽怯心驚，見了賈氏，道了萬福。賈氏道：「萬福什麼，三文錢一斤豆腐，可不氣殺我也。」秋蓮問道：「母親因何生氣。」賈氏道：「你還不知郊外有許多蘆柴，無人去斲，如何不叫人發燥。」秋蓮道：「母親不必性急，何不僱人去斲來。」賈氏道：「哪有許多銀錢僱人，我想你倒去得。」秋蓮道：「母親，孩兒閨中幼女，如何去得。斲柴倒也罷，恐怕旁人恥笑。」賈氏道：「這是成家所為，有什麼笑處。」秋蓮道：「孩兒只會刺繡，不會斲柴。」賈氏大怒道：「哎，你敢違母命麼。」奶娘上前勸道：「老安人息怒。大姐從來不出閨門，斲柴如何做得。」賈氏睜眼道：「老賤人多嘴，還不退後。秋蓮，我問你去也不去？」秋蓮道：「孩兒實不能去。」賈氏大怒道：「你敢連說三個不去。」秋蓮道：「孩兒不敢，只是不去。」賈氏把腳一跺道：「哎喲，了不得了！你又不是宦家女，因何朝夕不出閨門，嬌生慣養，一點不像庶民人家行徑，生活之計，全不關心，豈不氣殺了我。」秋蓮道：「奉勸母親暫息雷霆，容孩兒細講。二八女子，理宜在閨房中做些針指，採樵的營生，自是精壯男兒，才做得著。我平日是柔弱閨女，其實不敢應承。還望母親思想。」賈氏道：「應承就罷了，如不應承，取家法過來，打個樣子你看。還是去也不去？」秋蓮滿面通紅道：「打死也不去。」賈氏道：「你還是這等性硬，小賤人好大膽，還敢嘴強。母親面前，怎肯容你作怪裝腔，全然不聽我的言語，實難輕饒。我如今就打死你，料也無妨。」秋蓮道：「就打死我，也不去得。那桑間濮上，且莫論三街兩巷人談笑，即是行路的人也要說長道短。況且女孩子家弓鞋襪小，如何在郊外行走。望母親息了怒，仔細思量便了。」賈氏道：「凡我叫你作事，定然違背。大約是你不曾受過家法，習慣心勝，才這等狂妄。」奶娘在旁勸道：「大姐是嫩生生的皮膚，怎生受得這樣棍棒。全仗老安人格外扶養，若是少米無柴，老奴情願一面承當。請老安人且息怒，待我替大姐拾柴如何？」賈氏道：「你怎麼替得了她，她去也少不得你。秋蓮還不去，去則便罷，不去定要打死。」奶娘道：「大姐不必作難，我與你同去罷。」秋蓮沒奈何，說道：「母親，孩兒願去。」賈氏道：「既是願去，你且起來。這是鐮刀一把，麻繩一條，交與奶娘同去。下午回來，要大大兩個蘆柴，若要不足，打你個無數。阿彌陀佛，貪訓女兒，誤了佛前燒香。待我上香去便了。」奶娘方勸秋蓮回房，快且收拾郊外走走。秋蓮不敢高聲啼哭，唯暗暗落淚而已。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不知秋蓮與奶娘怎樣打柴，所遇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